



诺奖得主人文译丛

生之实现

THE REALISATION OF LIFE

Rabindranath Tagore

[印]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著

王瑜◎译

The realization of life



诺奖得主人文译丛

生之实现

THE REALISATION OF LIFE

Rabindranath Tagore

[印]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王



The realization of lif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之实现 / (印)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著 ; 王瑜译.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8. 2
ISBN 978-7-5699-2192-2

I. ①生… II. ①拉… ②王… III. ①诗集—印度—现代 IV. ①I3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0956号

诺奖得主人文译丛:

生之实现

SHENG ZHI SHIXIAN

著 者 | [印]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译 者 | 王瑜

出 版 人 | 王训海
丛书策划 | 邵鹏军
责任编辑 | 周连杰
特约编辑 | 廖丹
装帧设计 | 格林文化
责任印制 | 刘银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0316-365658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7.75 字 数 | 150千字
版 次 | 2018年7月第1版 印 次 |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2192-2
定 价 |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者前言

这是一套诺贝尔奖得主思想人文类著作的选集，也是我们展示诺奖巨匠思想人文方面成就的一次尝试。

诺贝尔奖设立百多年来，彰奖的各学科巨匠已近千人。这些获奖者除偶有争议，绝大多数都是各自领域的大师，为其学科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有一些更堪称学科史上当之无愧的划时代人物。然而，仅仅把这些诺奖得主视为学科中的巨人，未免唐突前贤。其实，他们的洞见与睿智绝非仅体现于自己的学科之内。智慧不分学科，见识超越疆界。这些学科巨匠，偶一涉笔于其他领域，亦往往才华横溢、引人入胜。不领略这些精美之作的风采，于大师们而言可谓理解片面，于我们而言则不免误了几多美妙的风景，少了许多透彻的启发。因之我们编选这套丛书，旨在展示诺奖大师们在思想人文方面的才情妙笔，给读者一席华丽深刻的思想盛宴。

这些诺奖大师，有些本就以哲学思想为业，则他们以其生花之笔为文，不似前代名哲般行文晦涩，而是尽态极妍、引人入胜，为其深刻的哲学思考平添了文学的秀美生动。更多的则致力于自己的学科建设，同时对思想人文诸领域具有恒久深切的兴趣。他们或仰望星空，沉思宇宙奥理；或环顾九州，体恤民生疾苦。纵览历史变迁，则洞悉人类社会嬗变；反思个人遭际，则虑及理想制度建构。然而无论取向如何，他们一例有着深刻的历史洞见、透彻的哲学沉思、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以及

妙不可言的如椽巨笔。我们精心选取这样的名著佳构编纂为丛书，亦是在强调这些著述，虽则有些已被人们津津乐道，有些尚为译界忽视不彰，然皆不失为诺奖巨匠之鸿篇巨制，值得把玩，亦值得赏读。

在泰戈尔获奖已逾百年的今天，我们敢说真的不是将他看作一位只会写作如童话般纯净的诗歌的诗人，而是将他看作一位书写东方人之为东方人、人之为本真生活赞歌的哲人？看作开启自我灵性之门的圣人？看作将人类心灵、精神提升至天堂般纯净、满足境界的导师？我想读者会在文中找到答案。

本书共两部分内容，即《生之实现》与《孟加拉掠影》。前者是1912年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访问美国时的演讲集，后者是泰戈尔1885-1895年的书信选集。前一部分的文字重哲思，围绕“证悟”对“梵我一如”的“实现”展开论述，将东方人的智慧形象而诗意地道来；后一部分重慧感，将一草一木、一花一石等卑渺之物作为宇宙存在的最高价值，用多样的情感、浪漫的想象、透辟的哲理来渲染得呼之欲出。

目 录

编者前言	001
梵我的关系	001
灵魂之识	016
恶之问	031
自我之问	045
在爱中证悟	063
在行动中证悟	080
美之证悟	092
无限之证悟	098
孟加拉掠影	112

梵我的关系

古希腊文明在城墙的包裹中孕育而成。事实上，所有的现代文明都曾有过各自青砖灰泥的摇篮。

高墙如辙般深深地铭刻于人类的心灵之上。它们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设定出一道“分而治之”的定理，并随之成为一种习惯行为的滥觞，即通过加固防御和互相隔离，来保卫我们的战利品。我们分成一个个邦国，一门门学科，还分出自然与人。这种思维在我们的心里植下这样的种子：任何超出我们所筑藩篱之外的事物，都将引起莫大的怀疑，而且万物都不得不艰苦奋斗以进入我们的认识之门。

当第一个雅利安入侵者出现在印度时，它尚是一片广袤的丛林大陆，但这批新来者迅速开发利用了这块土地。这片森林为它们提供了栖身之所，以避免太阳的剧烈高温和热带暴风雨的肆虐。此外，还为牲畜提供牧场，为祭祀的圣火提供燃料，为修筑房舍提供材料。而且，不同的雅利安种姓族群及他们的男权首领定居在不同的森林带中，这些森林带在自然保护、充足的食物和水源等方面都有着一些特殊的利用价值。

所以在印度，我们的文明的确是在森林中孕育诞生，并自它的起源和环境便成就了自己清晰显著的特征。它被自然界中勃勃的生命所环绕，被她们所滋养、所塑造，并与她们那多变

的性情有着最为亲密和最为频繁的互动交融。

如此的一种生活可能会被这样认为：它有着让人的心智变得幼稚单纯的趋势，并因降低生存标准而贬抑人类进步的激情。但我们发现：古印度的丛林生活条件并没有束缚人的心智，也没有弱化人类的能量之流，而只是指明了一个特定的方向。在与自然界勃勃生机的不断接触中，人的心智得以从他的欲望中解脱出来，而他的欲望本是围绕着所获之物，通过划定界限来扩张他的地盘。人的目标也不再是索取而是证悟，以及通过与周边环境共存共生而扩大见闻觉知。他可以感觉到这一真理四处充盈，即没有什么可以在绝对孤立中存在，并且，接近真理的唯一方法，是让我们的生命深入到与万物的交互体验和感受中去。要领悟人类精神和世界精神之间的伟大和谐，就要对古印度栖身丛林的圣哲们怀有感恩之情。

在晚一些的日子，另一个时代到来了：远古的原始森林让道给用于耕种的田地，富裕的城镇在四面八方纷纷冒出。强有力的王国得以建立，并拥有可以和全世界所有的强大势力进行交往的方式。但是，即便是在物质财富已达巅峰的那些时期，印度人仍然带着恋慕之情，时时回首早期艰苦卓绝的自我证悟这一理想，对隐居丛林修道的俭朴生活的赞誉之情，以及在这些生活中积淀的智慧并从中汲取的灵感。

西方人看似对他们制伏自然的想法颇为自豪。好像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恐怖可怕的世界中，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同那个令人无奈而又万分陌生的事物秩序角智角力，从中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这种感情就是以城墙式习惯进行心智训练的后果。对一个生存于城市中的人来说，他会很自然地将他精神视域的

焦点，集中投射在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方向上，这也造成了自己与他所处的宇宙二者之间的人为分离。

但是在印度，这种观念是迥然不同的；作为一个伟大的真理，它将人类囊括在世界之中。印度人强调将万物都置于和谐，这种和谐则存在于梵我之间。如果周围事物绝对外在于我们，那么她们会觉得，我们丝毫没有可以和环境交融互动的手段。而男人们对自然的抱怨却是他们不得不竭尽全力，以获取最多的必需品。的确如此，然而他们的努力并不是徒劳的。他们每天都收获颇丰，却又彰显着人类与自然的合理性关联，因为除了真正与我们相关的东西外，我们从来没有谋取任何非分之物。

我们可以从两种不同的观点来看待同一条道路。一种是将它看作这样的东西：把我们与我们所欲求的目标相分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行程的每一步，都看作通过强力、直面障碍而获取。另一种是这样认为：将它视作引导我们到达目的地的途径，所以它同样也属于我们目标的一部分。它已经成为我们收获的开端，越过它就能得到它自身上提供给我们的东西。后者正是印度人观物的角度。对印度来说，一个伟大的事实，在于我们与自然处于和谐状态；在于人类的思考与万物处于和谐状态；在于人类可以让大自然的力量为其所用，因为人的力量与宇宙的力量处于和谐状态，并且从长远来看，人类的意图永远不会与天地运行的目的相悖。

在西方，流行的观念认为自然只专属于非生物和野兽，这就戛然生出一道无法估量的裂痕，从此人与自然的分离便开始了。根据这种观点，一切低于生命存在范围的都不过是自然而已，任何体现着完美智慧或道德的，都属于人化自然。这就像

把花蕾和鲜花分成两个单独的种类，把它们的美妙置于两个完全不同且对立的原理之上。但在印度人的心目中，他们从来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犹豫延宕，去承认与自然的亲缘关系、与一切外物无法割裂的联系。

宇宙最根本的统一性，对印度人来说，并不只是一种哲学性臆测；确确实实是在她的物我观之下的情感和行动中，证悟到的至伟的和谐。通过冥想和布施，过持戒的生活，印度以一种万物有灵的方式塑造了自己的思想意识。地，水和光，花和果，对于印度来说，都不只是一种物理现象，或是终被采用，或是被弃掷。对印度人来说，它们是达到圆满之理想必不可少的，正如同每一个音符对于和音的完成都不可缺少一样。^①印度人直觉地感受到，世界的本质性事实对我们的生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圆满地生活着，并有意识地与那些事实建立联系。而不仅仅是出于科学上的好奇，或是对物质利益的贪婪。而且要以一种至广至大的喜悦与和平之感，在同情的精神中体悟它。

具有科学头脑的人知道，从某一方面来说，世界并不只是它在我们的感官意识中所呈现的样子。他明白地与水确实是力量的游戏，却向我们展现着地和水的样子，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除了去有限地理解外别无他法。同样如此，当人使他的灵性之眼睁开，他就会明白，地和水的终极真理在于我们对永恒

① 这一点类似佛家讲的因缘，即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中所遇到的每个人或每件事，对于自己证悟圆满之理想——对佛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此圆满理想类似于“梵”，但不同于中国的“命定论”。

意志的理解，而这种永恒意志无时无刻不在运行，并在我们的理解力所达之处具备（显现的）形式。这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知识，而且还是灵魂对灵魂的感知。它不会像知识那样将我们导向力，而是赋予我们喜乐，它乃是将万物联成一体之产物。一个对世界的了解不如对科学的了解那样深刻的人，他永远都不会搞明白，具有灵性洞察力的人类，在这些自然现象中所发现的到底是什么。水不仅仅使他的双唇洁净，还净化着他的心灵，因为水触及了他的灵魂。地不仅仅承载着人的身体，还愉悦着他的思想，因为这种接触不是物质的联系——而是一种生命的展示。当一个人没有证悟他与世界的亲缘关系时，他就生活在一个囚牢般的世界中——四面都是陌生的墙。当他在万物中感知到永恒的精神时，他便解脱了，因为他已发现了他诞生其中的那个世界最为圆满的意义；他已在完美的真理中找到了自我，而且他与万物的和谐也得以构建。在印度，人们常被训导要对这一事实高度觉醒：他们与周遭万物（实体的与精神的）有着最为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们向那初升的旭日、潺湲的流水、硕果累累的大地顶礼致敬，就像同样的生命真理的显现也将它们纳入其怀抱。所以我们每天进行冥想功课的文本——《伽耶特黎》（*Gayathri*），便可以看作将所有吠陀经浓缩的一句真言。我们因它而试图证悟，世界与人类觉醒的灵魂本质上是一个统一体。我们学会了去感知被这一永恒精神^①所充盈的统一体，它的力量创生了大地、天空、星辰，同时用一种觉悟之光照亮我们的思想，而这种觉悟之光长存并运行在与外部世界不

① 原文为大写，下同。

可分离的连续性中。

印度人绝不会试图忽略不同事物的价值区别，因为印度人知道，这将使得生活不再可能。人类在造物层级中的优越地位这种意识，还没有在她的头脑中缺失，但她对这种优越性的真正组成有她自己的看法。它并不存在于占有的力量之中，而存在于统一的力量之中。无论哪里，只要是处于大自然中并且庄严或美好的地方，印度人都选作朝圣之地，以便使人的心灵不为狭隘的需求世界所束缚，并且能够在无限当中意识到它的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在印度，一群曾经嗜食肉类的人全都放弃了以动物为食的原因，这样做是为了培养他们对生命的一种普遍同情之感，这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独一无二。

印度人知道，当遇到物质和精神障碍，而与永不枯竭的大自然生命断然分离时；当我们仅仅成了一个人，而且不是一个在宇宙中的人时，我们就会制造许多困惑难解的问题，并且封堵解决的源头。我们尝试着用尽一切人为的方法，但每种方法都只会带来冗长无尽的困难。当一个人离开他在广阔自然中的栖身之处，而行走在人类的独绳桥上时，对他来说，这或是意味着起舞，或是意味着滚落，他不得不无休止地绷紧每一根神经和每一处肌肉，以保持每一步的平衡。然后在他疲倦的间隙，想到他一直遭受万物的计谋带来的不公正待遇时，他就猛烈抨击神的意旨，私心里却感到骄傲和满足。

但这种情况并不能长久持续。人必须证悟其存在的整体性，他在无限中的地位。他必须知道：他的努力可能万分艰辛，但从来都不会有蜗居在巢穴中能酿出蜂蜜的情况，因为生命食粮日用不匮的源头在他们的高墙之外。他必须知道：触及无限如果将自

己封闭在与无限富有生气而又纯净的接触之外，他就会因生计和恢复依靠自身，随之会激怒自己而至发狂，再把自己彻底击垮到崩溃，自噬其体并不复存在。失去了整体性作为底蕴，人的贫穷还会丧失一种伟大品格：简朴，并由此而变得肮脏污秽、羞愧难当。他对待财富也不再是慷慨大度，而成了纯粹的奢侈挥霍。他的欲求也不再是提升他的生活品味，而只局限在各种追逐里。他们成了自身的终结者，并在自己的生命中玩火自焚，在血红的烈焰中兀自吹弹。而后，我们以这种自我表现的方式去惊吓人而非吸引人。在艺术中，我们追求着原创而丧失了对亘古不变、万古常新的真理的审视；在文学中，我们错失了对于淳朴却又伟大的人的大一统观，但却执着于以心理方面的问题或情欲的具象化，来使“人”得以显现。这种情欲强烈而反常，因为它以一种猛烈、浓艳、矫揉造作的光芒显现而灼人眼目。当人的心识只限定在个体当下的浅近之处时，他本性的深层根基就无法找到其永恒的灵魂。这样，他的精神就时刻处于饥饿的边缘，并以陷溺于刺激来替代健康活力。到那时，人类因未能觉察到自己内在的洞察力，只凭着自身的小天地而不是与无限相接的广阔无垠，来测量自己的崇高伟大；只以位移而不以对完美的皈依来评判自己的行动——这一皈依就是躺在星光闪烁的天幕之下，处于创造之舞时时蹁跹的律动之中。

雅利安人最初进入印度的路线，可以看作欧洲殖民者入侵美洲的缩影。他们同样遭遇到原始森林，以及土著民族的激烈反抗。但是这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一直持续到最后结束，也从未有过任何妥协。在印度，土著人栖身的森林成为圣哲们的证圣处，但在美洲，这些大自然伟大的生命教堂对人

来说并不含有更深刻的意义。它们给人带来的是财货和自然力，偶尔可能会装点着人对美的欣赏，以及激发某位孤独诗人的灵感。他们从未在心灵中求取一种神圣的整合，来作为某些伟大的精神融合场，使得人类的灵魂与宇宙的灵魂在这里聚首。

我并不是心血来潮，要表明一些事情应该是另一个样子。如果历史以同样的方式，在每一个地方准确地重复自身的话，那么，这将是一种机会的彻底浪费。处在不同地区的人，应该把各自不同的产品拿到人类的市场上，进行精神交往，这是最好不过的，每一种精神对于其他来说都能互补且必要。我更愿意说，所有这一切在印度刚刚起步，便遭遇到各种情况混杂一处的特殊局面，但印度并未错过这一切。就她所拥有的机遇而言，她耽思竭虑，苦行过，受难过，一头扎进存在的深渊而终至有所获。这样的收获不可能不对人们有价值，他们在历史的进化过程中，完全采用另一种方式。人为了自己能够成长得更完美，而去追求构成自己复杂人生的所有生存所需。这也就是为什么食物总是栽培在不同的田地中，并从不同的产地运出的原因。

文明是一个模子，每个国家都忙于制造它，以根据该文明中尽善尽美的理想典范来塑造自己的国民。它所有的机构制度、立法机关、奖惩标准、有意或无意的教化，都指向这一目标。西方的现代文明借助所有机构的努力，最终是要竭力证明人在体能、智力以及道德有效性方面的完美。西方国家把大量精力都放在增强人对环境的超越力度上，为了占有，为了把一切视为可以下手的東西，为了战胜他们在征服道路上所遇到的每一个障碍，人们结成一体，并把各种天赋才能都损耗殆尽。他们

以为训练自己去和自然、和其他民族进行战斗，他们的军备日甚一日地让人惊诧；他们的器械、设备、组织都在以惊人的比例成倍增长。无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是人类知其无碍的征服能力的一次精彩展示，而这种能力的目标就是，让自己成为其他一切至高无上的主宰。

印度的古代文明有她自己尽善尽美的理想典范，一切努力都倾注于这一方向。它不以权力的获取为目标，也不重视培养趋于极端的力量；它不为了防御和侵略而组织人民，不为了攫取财富、逐求军事和政治支配地位而结盟。印度竭力地实现完美典范，是让那些最优秀的人在与世隔绝中过一种静虑的生活，她通过悟入现实的神秘之中而为人类获得宝藏，从世俗成功的角度来看，她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然而，这也是一个崇高的成就——它同样是人类知其无限之理想的一次至高展示，它的目标除“证悟无限”外别无他求。

在印度，有品行端方的人，有聪明睿智的人，有勇敢无畏的人；有政治家，有国王，有皇帝。但在所有这些阶层当中，她最仰慕什么样的人？选择谁作为人类的典范呢？

他们就是仙人。什么是仙人呢？他们在知识中证得最高灵魂而充满智慧，并在与灵魂的“合一”中发现自己与内在的“自我”处于完美的和谐中；他们从一切自私的欲望中解脱出来，在心灵中证悟着“他”；他们在世俗的一切活动中体验着“他”，并已获得寂定。这些仙人确实已经全面触及最高神，他们已经找到了永恒的和平，已经能够与万物合一，已经进入宇宙的生命之中。

所以，证悟到我们与一切的关系，以及通过梵我合一而悟

入一切事物之中，在印度被认为是终极的极限和人性的实现。

人类可以破坏掠夺，可以赚钱聚敛，可以创造发现，但他的伟大是因为其灵魂可以包容一切。当人们将自己的灵魂包裹在一个因各种惯常的冷酷行为而僵死的躯壳中时，当他陷入劳作的盲目愤怒的旋涡之中，如同暴风雨前尘土飞扬像要卷走地面的旋风一样时，这是多么可怕的毁灭啊。那样真的会扼杀他的存在的真正精神，即包容一切的精神。从本质上说，人不是他自己的奴隶，也不是世界的奴隶，他是一个爱者。他在爱中自由和圆满，“爱”的别名就是完美无缺的包容精神。在他包容的力量下，在他的生命弥漫之处，他才与赋予他的灵魂以生命的这种遍在的精神合一。一个人通过推搡挤对别人而企图使自己上升到一个显赫的高位，通过傲视他人而显示自己的独一无二，那么他就自绝于这种精神之外。这也就是为什么《奥义书》^①会将这些已经达到人生目标的人，描述为“宁静的人”（Praçantāh）和“神我合一的人”（Yuktātmānah），这意味着他们与他人、与自然都处于完美的和谐中，所以才能与梵达成寂然无扰的合一。

我们来瞥一眼耶稣训示的同样真理吧，他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这句话暗示出：我们为了自己而视若珍宝的一切，将我们与他人隔离开，我们所拥有的成了我们的自缚的“茧”。人潜心于聚敛财富，就会逐渐自我膨胀，而不能穿越精神世界包容一切的大门，而这个精神世界是处于

^①《奥义书》：婆罗门教的经典之一，音译“邬波尼煞陀”指附在森林书之后解释吠陀奥义的一类书籍。

完美和谐中的世界。这样，他就将自己囚禁在有限的占有物形成的逼仄的墙垣中。

因此，《奥义书》开示的精神是：为了追寻“他”，你必须拥抱万物。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你真的抛弃一切而只去追求小利的话，这就不是证悟完整的“他”的途径。

一些直接或间接受惠于《奥义书》，却远未觉察到自己的债务的西方现代哲学家们，坚持认为印度的梵不过是一种抽象物，它对世俗的一切都进行否定而已。一句话，“无限的存在”除了在形而上学中存在之外，丝毫没有容身之处。或许，所谓的教义一直而且仍然在一部分乡下人中流行罢了。然而，这必然与渗透在印度人头脑中的精神不相符。相反，它是证悟与肯定无限在万物中显现的一种惯例，这种做法成了它那持久的灵感。

我们乐于看到“存在于俗世中被神所包裹的任何东西 (Içāvāsyamidam sarvam yat kiñcha jagatyāñ jagat)。”

“我一次又一次地向火和水中的神躬身致敬，他弥漫于整个世界，藏身在年年成熟的谷物中，也藏身在四季不凋的常青树中。”

Yo dēvō'gnau y'ōpsu y'ō viçvambhuvanamāvivēça ya
ōshadhishu yōvanaspatishu tasmai dēvāya namōnamah

可以把神从世界中抽象出来吗？相反，它不仅意味着可以在万物中感知到“他”，而且还要在世界的一切事物中向“他”致敬。《奥义书》中具有神的意识的人对宇宙的态度，就是一种深深的仰慕之情。他的崇拜对象在处处。这是一个让一切实在都真实存在的、活的真理。这一真理不仅是关于知识的，还是关乎信仰的。“南无南无”——我们处处向“他”，致敬，一次，